

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三輯

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出版日期：2012年3月

《上博（七）·鄭子家喪》文本問題檢討^{*}

林清源^{**}

此文是以《上博（七）·鄭子家喪》文本問題為中心，處理如下三項課題：（1）參酌學者研究成果與筆者個人淺見，重新編訂《鄭子家喪》釋文；（2）探討公元前597年楚莊王伐鄭的動機，認為《鄭子家喪》所載楚莊王反對子家葬禮「將保其恭嚴」，可能只是檯面上冠冕堂皇的藉口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《左傳》所說的「怒其貳」，也就是《史記》所說的「以鄭與晉盟來伐」；（3）檢討《鄭子家喪》文本屬性，認為此篇文獻是研究春秋歷史的重要史料，不宜將之視為「由多個不同的歷史事件移花接木雜糅而成的故事」。

關鍵詞：楚簡 上博（七） 鄭子家喪 左傳 楚莊王

^{*} 此文為國科會「楚系簡帛字典編纂計畫」研究成果之一（NSC99-2410-H-005-055），同時也獲得國立中興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增能計畫獎助，特此一併致謝。

^{**}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

一・前言

《上博（七）・鄭子家喪》一文，敘述鄭國大夫子家於公元前605年謀弑其君鄭靈公，原本罪該萬死，卻得以逍遙法外，直到公元前599年安享天年而終，甚至死後仍可享受卿大夫規格之喪葬禮遇，楚莊王對此深表不滿，決定以討伐弑君逆賊之名，興師伐鄭，企圖逼迫鄭國不得以卿大夫之禮安葬子家。

楚國這次入侵鄭國之舉，再度挑起晉、楚二強爭霸的敏感神經，晉國憂心楚國將藉機擴張版圖，遂出兵救援鄭國，進而引爆晉、楚二國大戰於兩棠，此即是見於《左傳》記載的「邲之戰」。此一戰役，晉軍大敗，楚莊王稱霸中原，諸小國紛紛歸附楚國，對晉、楚二國勢力之消長，影響甚為深遠。

《鄭子家喪》所述事件，有助於瞭解邲之戰的歷史背景，實為研究春秋歷史的重要資料。本文擬先逐字確認《鄭子家喪》全篇釋文，再由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比對的角度，探討公元前597年楚莊王興師伐鄭的動機，以及此篇文獻的文本屬性定位問題。

二・《鄭子家喪》新編釋文

《鄭子家喪》現存甲、乙兩種版本，甲本有235字，乙本有214字，二者內容基本相同。但甲本保存情況較佳，且無乙本經常出現的缺文、脫文與誤字問題，兩相對照的結果，顯然以甲本較適合當做討論的底本。¹

茲以整理者陳佩芬所撰甲本〈釋文〉為基礎，參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，以及筆者個人淺見，重新編訂甲本釋文。² 新編甲本釋文中，凡與乙本內容相異處，皆於該處加註說明；凡與陳佩芬〈釋文〉相異處，皆於下方畫線標示。新編甲本釋文如下：

¹ 李松儒，〈《鄭子家喪》甲乙本字跡研究〉（下文簡稱〈字跡〉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36（2011）：67-80。此文亦曾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（2009.06.02）
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62。

² 陳佩芬，〈鄭子家喪（甲本、乙本）釋文考釋〉（下文簡稱〈釋文〉），收入馬承源主編，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69-188。

奠(鄭)³ 子家(家) 芒(亡)⁴ 鄭(邊)⁵ 人來(來) 告。臧(莊) 王稟(就) 夫(大夫) 而與之言，曰：「奠(鄭) 子家(家) 殺(殺) 兀(其) 君，不穀(穀) 日欲呂(以) 告夫(大夫)，呂(以) 邦之慝(病?)」，⁶ 【甲1】

呂(以) 及(及)⁷ 於含(今)。天遂(厚)⁸ 楚邦，囚(使)⁹ 為者(諸) 侯(侯) 正¹⁰。含(今)¹¹ 奠(鄭) 子家(家) 殺(殺) 兀(其) 君，將(將) 保兀(其) 憐(恭) 炎(嚴)[1]，呂(以) 及(殂)[2] 內(入) 墜(地)。女(如) 上帝魂(鬼) 【甲2】

神¹² 呂(以) 為惹(怒)，虐(吾) 將(將) 可(何) 呂(以) 舍(答)? 唯

³ 乙本缺「鄭」字。

⁴ 「芒」从「亡」聲，可讀為「亡」或「喪」。簡文「鄭子家亡」，復旦讀書會認為指公元前599年鄭大夫子家亡故之事。參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(下文簡稱「復旦讀書會」)，〈《上博七·鄭子家喪》校讀〉(2008.12.31發表，下文簡稱〈校讀〉)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584。此文又刊於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3(2010):284-291。

⁵ 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；陳偉，〈《鄭子家喪》初讀〉(2008.12.31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初讀〉)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19；凡國棟，〈《上博七·鄭子家喪》校讀劄記兩則〉(2008.12.31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劄記〉)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20。

⁶ 「慝」字，陳佩芬〈釋文〉讀為「病」，指楚國當年因內亂所困而未伐鄭，學者多從此說。然而，筆者頗疑此字應隸作「慝」，从「侯」得聲，可讀作「厚」，訓作「仁厚」，指楚莊王當年因宅心仁厚而未伐鄭。筆者將另文考釋此字，這裡暫從〈釋文〉隸作「慝」。參閱郭永秉，〈《競公廬》篇「病」字小考〉(2009.01.23發表)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77；高佑仁，〈《鄭子家喪》、《競公廬》諸「病」字的構形考察(增訂稿)〉，發表於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主辦，2010經典教學與簡帛學術研討會(2010年5月7日)。

⁷ 此從凡國棟〈劄記〉之說。

⁸ 侯乃峰，〈《上博七·鄭子家喪》「天後(厚)楚邦」小考〉(2009.01.06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小考〉)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6。

⁹ 此從侯乃峰〈小考〉之說。

¹⁰ 簡文「正」字，應訓作「主宰」、「君長」或「盟主」。參閱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、陳偉〈初讀〉、凡國棟〈劄記〉之說。

¹¹ 乙本奪「含」字。

¹² 乙本缺「魂神」二字。

(雖)邦之慴(病?)，灋(將)必爲帀(師)。」乃迨(起)¹³ 帀(師)。
回(圍)奠(鄭)三月，奠(鄭)人青(請)¹⁴ 元(其)古(故)，王命會
(答)之曰：「奠(鄭)子¹⁵ 【甲3】

象(家)連(顛)遄(覆)天下之豐(禮)，弗愧(畏)¹⁶ 槐(鬼)神之不
恙(祥)，感(戕)惻(賊)¹⁷ 兀(其)君。我¹⁸ 灋(將)必囚(使)¹⁹ 子
象(家)毋呂(以)城(成)名立(位)²⁰ 於上，而威(滅) 【甲4】

炎(嚴)²¹ 於²² 下。」奠(鄭)人命呂(以)子良爲執命[3]，思(使)²³ 子
象(家)利木三眷(寸)，紕(疏)索呂(以)蔡(紕?)，毋敢丁(正)
門[4]而出，數(掩)²⁴ 之城亓(基)。【甲5】

王許之。帀(師)未還，晉人涉，灋(將)救奠(鄭)。王灋(將)還，夫
(大夫)皆進，曰：「君王之迨(起)此帀(師)，呂(以)子象(家)之古
(故)。含(今)晉【甲6】

¹³ 此字甲本从「巳」應隸作「迨」，乙本从「己」應隸作「迨」。參閱高佑仁，〈《鄭子家喪》「以歿入地」考釋及其相關問題〉的跟帖(2010.04.21發表)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1051。

¹⁴ 此字甲本殘泐，乙本作「情」字。此從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、陳偉〈初讀〉之說。

¹⁵ 乙本缺「曰奠子」三字，其中「子」字所在的位置，陳佩芬〈釋文〉補在簡4首端，但由竹簡書寫空間推估，也有可能位於簡3尾端。

¹⁶ 甲本从「鬼」聲，乙本所从「鬼」旁省作「由」。

¹⁷ 此從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、陳偉〈初讀〉之說。

¹⁸ 此從李松儒〈字跡〉之說。

¹⁹ 此從侯乃峰〈小考〉之說。

²⁰ 簡文云：「毋以城(成)名位於上，而滅炎於下。」此二句的句式相同，「滅炎」為動賓結構，所以「城名位」也應為動賓結構，意思是「成就名位」。《左傳·莊公十八年》：「王命諸侯，名位不同，禮亦異數，不以禮假人。」子家乃弑君逆賊，罪該萬死，若還縱容其葬禮可保有「恭嚴」，即是所謂的「以禮假人」。

²¹ 高佑仁，〈釋《鄭子家喪》的「滅嚴」〉(2009.01.14發表，下文簡稱〈滅嚴〉)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57。

²² 乙本缺「象毋呂城名立於上，而威炎於」等十二字，其中「於」字所在的位置，陳佩芬〈釋文〉補在簡4尾端，但由竹簡書寫空間推估，也有可能位於簡5首端。

²³ 「思」字，乙本簡5作「由」。

²⁴ 簡文「眷」讀作「寸」、「紕」讀作「疏」、「蔡」讀作「紕」、「數」讀作「掩」，皆從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之說。唯「蔡」讀作「紕」之說，或許仍有商榷的餘地。

人廼（將）救²⁵ 子蒙（家），君王必進币（師）呂（以）邲（虜）[5]之。」
 王安（焉）還軍呂（以）邲（虜）之，與之戰（戰）於兩棠，²⁶ 大敗（敗）
 晉币（師）安（焉）。²⁷ 【甲7】

在上文所錄甲本新編釋文中，還有幾處疑難字詞必須詳加考釋，茲將考釋意見條列如下。

[1] 憚炎

甲本簡2云：「將保其憚△1」，△1原篆作下揭形體：

簡號	甲本簡2	乙本簡2
△1		

簡文「憚△1」二字，應當連讀成詞。陳佩芬〈釋文〉隸爲「憚炎」，讀爲「懽悒」，並將該句簡文理解成「將會保持其惡劣行徑」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讀爲「恭嚴」或「恬淡」，認爲「恭嚴」意即「肅敬、端莊、威嚴」，而「恬淡」意爲「清淨、寧靜」。陳偉〈初讀〉讀作「寵光」，認爲甲本△1可釋爲「光」，其構形與包山2.270、2.272號簡「靈光」的「光」字近似，而乙本△1所以寫作「炎」，可能是楚國「光」字有此寫法，也有可能是轉抄致誤。高佑仁〈滅嚴〉傾向△1釋作「炎」，讀作「嚴」，訓作「威嚴」，但也不排除有釋作「光」、訓作「光榮」的可能。侯乃峰讀作「寵炎」，「寵」訓爲「尊榮、光耀」，「炎」借指權勢。²⁸ 劉信芳

²⁵ 乙本缺「人廼救」三字，其中「廼救」二字所在的位置，陳佩芬〈釋文〉補在簡7首端，但由竹簡書寫空間推估，也有可能位於簡6尾端。

²⁶ 甲本「棠」字，乙本从「堂」得聲，應隸作「橙」，說詳高佑仁2009.09.01在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一文的跟帖。

²⁷ 乙本缺「晉币安」三字。





²⁸ 侯乃峰，〈上博七字詞雜記六則〉（2009.01.16發表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65。

〈試說〉讀作「懽炎」，指一種榮耀性的諡稱。²⁹ 李松儒〈字跡〉認為甲、乙二本都將「光」字誤寫作「炎」，很有可能是這兩位抄手習慣將「光」字寫作「炎」形。馮時〈導讀〉認為「炎」與「儉」通用，「懽炎」可讀作「恭儉」。³⁰

謹按：關於△1的考釋，目前有「炎」、「光」二說。一般而言，兩位書手在抄寫同一篇文獻時，對於某個特定句子中的某個特定字，同時將之誤寫成另一個特定字的可能性極低。據陳佩芬〈釋文〉的說明，《鄭子家喪》乙本「書體與甲本不同，顯然不是同一抄手」的作品。既然甲、乙二本出自兩位不同的書手，若說他們在抄寫△1時，不約而同都將「光」字誤寫作「炎」字，這種可能性應當微乎其微。

至於以乙本△1所見「炎」形為「光」字異體之說，或是以書手可依個人習慣將「光」字寫作「炎」形之說，均屬假設性意見，缺乏實證，且將會導致「炎」、「光」二字構形混同無法區別。

「光」字，《說文》分析作「从火在人上」，殷商西周時期多作「𠄎」（《合集》94正）、「𠄎」（《集成》05417〈小子𠄎貞〉）、「𠄎」（《集成》02833〈禹鼎〉）等形。戰國楚系簡帛多作「𠄎」形（《包山》2.207），所从人旁作「𠄎」形，頂端皆作V形分叉，且其兩側各有一至二道短斜畫飾筆。現有戰國楚系簡帛資料中，唯有下列三例的構形較為特殊：

例字出處	包山簡2.270	包山簡2.276	包山簡2.272
原簡掃描			
滕書摹文 ³¹			

²⁹ 劉信芳，〈《上博藏七》試說（之三）〉（2009.01.18發表，下文簡稱〈試說〉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69。

³⁰ 馮時，〈《鄭子家喪》釋文導讀〉（2009.12.12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導讀〉）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「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」網頁 <http://web.ntnu.edu.tw/~696200165/jinbo/index.htm>。

³¹ 滕王生，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873，「光」字條。

包山2.270號簡「光」字所从「𠄎」旁，兩側各有一道斜畫飾筆，且左側飾筆與上半所从火旁左撇筆疊合。包山2.276號簡「光」字所从「𠄎」旁，其右側有二道斜畫飾筆，而其左側僅見一道斜畫飾筆而已。³² 至於包山2.272號簡「光」字，「𠄎」旁兩側各有一道斜畫飾筆，整體構形與包山2.270號簡「光」字最為相似，但兩側飾筆之筆勢較為奇特，以致滕壬生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誤摹作「火」形，部分學者又據此進一步主張「光」字下半所从也可訛寫作「火」旁。

楚簡「炎」、「光」二字，上半雖然皆从火旁，下半則有从火、从人之別，二者結構迥異。今回頭檢視《鄭子家喪》甲、乙二本△1，下半皆不作「𠄎」形，且其構形與習見「火」旁無別，所以△1應是由兩個「火」旁上下疊合而成，應可確認為「炎」字。陳偉所以將△1誤釋作「光」，估計是根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包山2.270、2.272號簡「光」字摹文，但此書這兩個字摹文失真，不可據以再做進一步推論。³³

主張△1為「炎」字的學者，對於「憊炎」一詞的訓讀問題，其實還存在不少歧見，有「憊候」、「恭嚴」、「恬淡」、「寵炎」、「恭儉」等說。由《鄭子家喪》所述情境推敲，「憊炎」應指葬禮所營造的政治氛圍。〈校讀〉認為：「鄭子家越是可惡，楚莊王不希望鄭子家保有的東西——『憊炎』——就越應該往好的方向考慮。楚莊王的正常邏輯是：鄭子家作為弑君之人，不能保有『憊炎』這個好東西入葬，否則就會造成鬼神發怒。」此說極具卓識，確不可易。據此可知，「憊炎」應是褒義詞，不能讀為貶義詞「憊候」。

「恬淡」、「恭儉」多用於形容人在世時的性情風格，「寵炎」多用於形容人在世時的地位權勢，皆與《鄭子家喪》所述情境不合。劉信芳「榮耀性諡稱」之說，雖與葬禮氛圍有些關聯，但「憊炎」未見用為古代諡稱，而且諡稱為國家所

³² 包山2.276號簡「光」字所从「𠄎」旁的左側，不排除原本也有二道斜畫飾筆的可能，只因其中一道飾筆與上半所从火旁左撇筆疊合，以致看似只有一道飾筆而已。

³³ 另有九店56.35簡「𠄎」字，學者或謂「其下似从『火』，其上不知所从」，也有學者分別釋作「赤」、「光」或「炎」，迄今仍無定論。謹按：此字構形特異，但在第二道長橫畫下方隱約可見V形分叉，因而比較有可能是「光」字。參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學中文系，《九店楚簡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），頁95；陳偉，〈九店楚簡日書校讀及其相關問題〉，《人文論叢》1998年卷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155；李守奎，《楚文字編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585，「光」字條；滕壬生，《楚系簡帛文字編（增訂本）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874，「炎」字條。



林清源

頒贈的稱號，當事人及其後人無法自行決定保有，此亦與簡文所說「（子家）將保其憊炎」不合。

檢視上列諸家說法，應以讀為「恭嚴」最為合宜。「恭嚴」一詞，屢見於典籍文獻，主要用於形容特定人的莊嚴氣質，例如《文子·道德》：「何謂禮？曰：為上即恭嚴，為下即卑敬。」《東觀漢記·沛獻王輔傳》：「沛獻王輔，性恭嚴有威。」「恭嚴」一詞，應當也可用以形容特定場合的莊嚴氛圍。簡文「（子家）將保其恭嚴」，應指子家將保有莊嚴肅穆的卿大夫葬禮。

[2] 𠂔 (△2) / 及 (△3)

甲本簡2云：「以△2入地」，乙本簡2云：「以△3入地」，△2、△3二字原篆分別作下揭形體：

甲本簡2△2	乙本簡2△3
	



△2、△3二字，陳佩芬〈釋文〉均釋為「及」，無說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釋△2為「𠂔」、△3為「及」，主張此二字皆應讀作「沒」，認為△3是「𠂔」字的訛寫。李天虹〈補釋〉、李松儒〈字跡〉二文，皆贊同〈校讀〉之說。³⁴ 陳偉〈通釋〉△2、△3皆釋為「及」，認為△2可能是「及」字異寫，簡文「入地」猶言「下葬」。³⁵ 高佑仁贊同〈校讀〉之說，認為簡文「以歿入地」古籍或作「以歿於地」。³⁶ 劉信芳〈試說〉企圖進行疏通，認為「𠂔」、「及」二字形近均可讀通。

³⁴ 李天虹，〈《鄭子家喪》補釋〉（下文簡稱〈補釋〉），《江漢考古》2009.3：110-112。此文初稿曾刊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（2009.01.12發表）
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67。



³⁵ 陳偉，〈《鄭子家喪》通釋〉（2009.01.10發表，下文簡稱〈通釋〉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64。

³⁶ 高佑仁，〈《鄭子家喪》「以歿入地」考釋及其相關問題〉（2010.01.09發表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1051。

謹按：郭店楚簡《唐虞之道》簡2-3：「殳（沒）而弗利」，《上博（四）·曹沫之陳》簡9：「以亡道稱而殳（沒）身就世」³⁷，這兩個「殳」字分別作下揭形體：

《唐虞之道》簡2	《曹沫之陳》簡9
	

據此可證，△2應釋作「殳」。《鄭子家喪》甲本簡2「恐」字作下揭形體：

甲本簡2	乙本簡2
	

由「恐」字所从「及」旁寫法，可以證明△3應釋作「及」。

△2「殳」字的構形，雖與△3「及」字相近，但二者音義相去甚遠，實在難以疏通，其中必有錯字。李松儒〈字跡〉曾詳細比對《鄭子家喪》兩種版本，發現乙本出現錯字、漏字之處，甲本全都正確無誤。兩相對照顯示，甲本書手態度較為嚴謹，所寫內容也較為正確。因此，△2、△3同為「殳」字的可能性，應比同為「及」字的可能性高出許多。

簡文△2、△3二字，皆應讀作「歿」或「殤」。《廣韻·沒韻》：「歿，死也。《說文》：『終也。』又作『殤』。」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「叔詹曰：『楚王其不殤乎！』」杜預《注》：「不殤，言不以壽終也。」《釋名·釋喪制》：「老死曰壽終」，而「壽終」則是指人得以安享天年正常死亡，有別於夭折、橫死、客死或遭刑戮而死。《左傳·隱公三年》：「若以大夫之靈，得保首領以沒。」《左傳·襄公十三年》：「若以大夫之靈，獲保首領以歿於地。」《左傳·昭公二

³⁷ 高佑仁，〈《曹沫之陳》簡「沒身就世」釋讀〉，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四）·曹沫之陳〉研究》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8），附錄三，頁445-462。







林清源

十五年》：「若以羣子之靈，獲保首領以歿。」《左傳》「以某某人之靈」意思是「幸蒙某某人之靈的庇佑」，「獲保首領」意思是「得以保全性命」。《左傳》所見「以歿」一詞，多與「以某某人之靈」、「獲保首領」並列，可見「以歿」應指受庇佑而得以善終。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云：「此當時套語，謂得善終。」其說正確可從。³⁸

簡文「以歿入地」，意思是「得以善終安葬」。子家犯下弑君重罪，卻得以逍遙法外，安享天年，無論是生前或死後，都可享有卿大夫規格之禮遇。楚莊王爲此勃然大怒，厲聲批評鄭國處理子家葬禮的失格態度，預言子家葬禮若得「保其恭嚴」的話，日後勢必會招致上帝鬼神降災抗議。

[3] 執命

甲本簡3云：「王命（△4）答之曰」，簡5云：「鄭人命（△5）以子良爲執命（△6）」，其中△4、△5、△6三字原篆分別作下揭形體：

版本	簡3△4	簡5△5	簡5△6
甲本			
乙本			

簡文「執命（△6）」二字，陳佩芬〈釋文〉理解爲「執行命令」。陳偉〈初讀〉讀「執」爲「質」，並將△6「命」字屬下讀，認爲「命（△6）思」二字同訓爲「使」，此句簡文似指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所載「子良出質」一事。其後，陳偉〈通釋〉改變主張，認爲△5、△6皆應訓作「請求」，同指鄭人向楚人請求的事情。李天虹〈補釋〉懷疑△6應讀爲「盟」，「爲質」和「盟」是兩個並列詞，「盟」應訓作「結盟」，此句簡文是指「鄭人請求以子良爲人質並與楚國結盟」。

³⁸ 楊伯峻，《春秋左傳注》（臺北：源流文化事業公司，1982），上冊，頁29。

楊澤生雖然贊成△6應讀為「盟」，但認為「盟」應理解作「訂立盟約」。³⁹

謹按：根據林素清、張新俊考察的結論，楚簡「命」字的構形可大致區分成兩類，表示動詞「命令」義時多作「𠄎」形（包山2.12），而表示「命令」、「令尹」、「司命」等名詞義時，則多作「𠄎」（包山2.2）、「𠄎」（包山2.18）、「𠄎」（《上博（二）·從政》乙1）等形，後者會在底部增添一或二道橫畫以示區別，但這種分化尚未具有徹底性。⁴⁰《鄭子家喪》所見「命」字，有△4、△5、△6三字，甲、乙二本合計，總共出現六次，觀察這六個「命」字的構形，應有助於辨別△6的詞義。

△4「命」字，表示動詞「命令」義，而甲、乙二本△4的底部皆無橫畫，符合動詞義「命」字的構形特徵。至於△5「命」字，陳偉〈通釋〉、李天虹〈補釋〉皆訓作「請求」，其說可從。△5甲本底部無橫畫，乙本底部有橫畫，後者與動詞義「命」字的構形特徵不合，較易引起質疑。然而，誠如李松儒〈字跡〉所述，乙本書手較不用心，經常出現錯字、漏字現象，所以乙本△5底部那道橫畫，很有可能也是誤抄的結果。再看甲、乙二本△6「命」字，底部皆有一道橫畫，若據前述「命」字構形特徵推論，△6比較有可能表示名詞義，不宜訓作動詞義「請求」、「結盟」或「訂立盟約」。

若依陳偉〈通釋〉之說，△5、△6兩個「命」字皆訓作「請求」，皆指鄭人向楚人請求的事情，則楚國退兵解圍條件有兩項，一是「以子良為質」，另一則是「薄葬子家（使子家利木三寸，疏索以紼，毋敢正門而出，掩之城基）」，而且這兩項條件都是由鄭國主動提出的。若依李天虹、楊澤生「結盟」或「訂立盟約」之說，則鄭國主動向楚國提出的退兵解圍條件，除了陳偉所說那兩項之外，還得再加上「楚、鄭合盟（或締盟）」一項。

前述鄭國主動向楚國提出退兵解圍條件之說，筆者認為存在如下四項疑點：（1）「以子良為質」、「盟」與「使子家利木三寸，疏索以紼，毋敢正門而出，掩之城基」三者，語詞結構相差懸殊，不宜理解為並列詞組。（2）「以子良為質」、「楚、鄭合盟（或締盟）」二事，既未見於楚莊王的誓師宣言中，也未見於「鄭人

³⁹ 楊澤生，〈上博簡《鄭子家喪》「利木」試解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9.6：50-51。

⁴⁰ 林素清，〈釋吝——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74.2（2003）：300-301。張新俊，〈上博楚簡文字研究〉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），頁116-126。

請其故」的楚莊王答詞中，顯然不是楚莊王提出的和解條件，既然如此，鄭國為何要主動請求增列那兩項和解條件，其動機令人費解。（3）在國際軍事談判過程中，以本國重要人物為質的情況，一般是順應敵國的要求被迫答應，比較罕見本國主動請求提供人質之例，子良貴為鄭襄公之弟，楚莊王若未提出「以子良為質」的條件，鄭國似乎不太可能主動提出這項請求。（4）鄭國地處晉、楚二強之間，在二強爭霸的過程中，鄭國處境最為尷尬可憐，若同晉國友好則楚國攻之，若與楚國結盟則晉國伐之，飽受晉、楚二強左右為難之苦的鄭國，應當不敢主動提議要與楚國結盟（或締盟），否則他日必將招致晉國挾怨報復。總之，△6「命」字並不表示動詞義，既不能訓作「請求」，也不能訓為「結盟」或「締盟」。

簡文「為執命（△6）」的「為」字，顯然應訓作動詞「充當」或「擔任」，其後不可能再接動詞「執行」，所以此處「執」字不能訓作「執行」義。筆者懷疑，此一「執」字應與△6「命」字連讀，共同組成「執命」一詞，其詞語結構與典籍習見的「執事」一詞相似，大概用以指稱「欽差大臣」之類的官員。《尚書·盤庚下》：「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」，《漢書·王莽傳下》：「朝之執事」，這些「執事」可與簡文「執命」一詞參照。

當今國際外交事務的協商，為求增進雙方的互信基礎，藉以提高談判效率，與會談判代表的人選，尤其是弱國的代表，往往必須事先徵得對方同意。今人如此，古人想必也是如此。因此，簡文「鄭人命以子良為執命」，意思應是「鄭國請求以子良為執命大臣」，請求讓子良代表鄭國跟楚國進行外交磋商。

此處簡文的「執」字，學者多讀為「質」，並引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（楚）退三十里而許之平。潘尫入盟，子良出質」為證。不僅如此，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欒武子曰：「子良，鄭之良也；師叔，楚之崇也。師叔入盟，子良在楚，楚、鄭親矣。」《左傳·宣公十四年》云：「夏，晉侯伐鄭，為邲故也。……鄭人懼，使子張代子良于楚。」《史記·楚世家》也有類似記載，凡此皆足以證明子良確曾出質於楚。



依據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的敘事順序，先說楚國「進復圍之，三月克之，入自皇門，至于逵路」，再說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」，鄭伯以「若惠顧前好，徼福於厲、宣、桓、武」為由，請求楚莊王「不泯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夷於九縣」，楚莊王力排眾議「退三十里而許之平」，而後才說「潘尫入盟，子良出質」。如果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記載無誤，則子良出質於楚的時間點，應是在「（楚）退三十里而許之平」之後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，在鄭伯與楚莊王的會談中，雙方

約定以「潘尙入盟，子良出質」為楚國退兵解圍的條件。

子良為鄭襄公之弟，深獲各國諸侯敬重，晉國欒武子曾譽之為「鄭之良也」。依據筆者對於《鄭子家喪》簡文的理解，此次楚莊王伐鄭之役，子良臨危受命，出任鄭國執命大臣，代表鄭國與楚國協商，獲得楚莊王充分信任，終於答應退兵解圍，子良順利達成使命之後，可能又因楚莊王之要求，才又被指定出質於楚。因此，《鄭子家喪》所述「鄭人命以子良為執命」一事，與傳世典籍所載「子良出質」一事，其實分屬同一事件的兩個不同階段，二者並未發生矛盾，不宜根據後者否定前者。

[4] 丁（△7）門

甲本簡5云：「毋敢△7門而出」，△7原篆作下揭形體：

甲本簡5	乙本簡5
	

陳佩芬〈釋文〉隸作「厶」，讀作「私」，認為「私門」是指「得以私行請託之權門」，也可指稱家門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改釋為「丁」，讀作「當」，簡文是指「（棺木）不許從城門出城」。陳偉〈初讀〉未釋，其後〈通釋〉亦補釋為「丁」，但註明待考。何有祖〈劄記〉隸作「巳」，讀作「犯」，簡文是指「違禁強行打開城門」。⁴¹ 程燕懷疑應釋為「夕」，讀作「藉」，簡文是指「不敢踏著門出去」。⁴² 郝士宏贊同釋「丁」之說，但改讀為「正」，因側門出葬並非禮之常故，認為簡文意謂「不以禮葬子家」。⁴³ 李天虹〈補釋〉贊成改釋為「丁」，

⁴¹ 何有祖，〈上博七《鄭子家喪》劄記〉（2008.12.31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劄記〉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17。

⁴² 程燕，〈上博七讀後記〉（2008.12.31發表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586。

⁴³ 郝士宏，〈讀《鄭子家喪》小記〉（2009.01.03發表，下文簡稱〈小記〉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02。

認為讀作「當」或「正」兩可，「丁」本有「當」義，不必破讀。劉信芳〈試說〉贊成〈校讀〉之說，並進一步主張「門」應指廟門或殯宮門，簡文意謂「子家死後不得入宗廟」。劉雲同意劉信芳之說，但認為「丁」應讀為「經」，訓為「經過」，簡文意謂「不要從門中走出」。⁴⁴ 馮時〈導讀〉也讀作「犯」，但改訓作「私自逃走」，簡文意謂楚、鄭二國在締盟條約上有「誓不叛楚」的相關要求。李詠健釋為「𠂔」，讀為「排」，訓作「推」，簡文意謂「不敢從國都之南門推門而出」。⁴⁵

謹按：關於△7的考釋，目前有「ム」、「丁」、「巳」、「夕」、「𠂔」五種說法。楚簡所見「ム」、「巳」、「夕」、「𠂔」四字，均與△7的構形明顯有別，毋庸費詞辨析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早已指出，楚簡「丁」字都是先寫一個折筆，再用墨團填實，或在轉折處直接頓出墨團，其構形、筆順皆與△7相同，所以△7應可確認為「丁」字。

在前述贊成釋為「丁」的學者中，又存在讀作「當」、「丁」、「正」、「經」四種異說。其中讀為「經」之說，將簡文理解為「不要從門中走出」，但在古代漢語的表述習慣中，那樣的意思不會說成「毋敢經門而出」。讀為「當」或「丁」二說，在音韻訓詁方面有其合理性，大概也是目前流通最廣的說法。但主張此二說的學者，對該句簡文的闡釋又有分歧，復旦讀書會理解為「不許從城門出城」，劉信芳訓釋作「不得從廟門或殯宮門而出」，並將其內涵理解為「子家死後不得入宗廟」，然而「門」字無論訓作「城門」、「廟門」或「殯宮門」，皆有增字解經的嫌疑，無法由簡文所述內容獲得證實。

在釋為「丁」的四種通讀意見中，應以讀為「正」之說最有可能成立。此說的合理性，可以由簡5「利木三寸，紕索以綦」的內在意涵逆推得知。

先說「利木三寸」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曾引《禮記·檀弓》：「夫子制于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。」《左傳·哀公二年》：「桐棺三寸，不設屬辟，素車樸馬，無入於兆，下卿之罰也。」為證，說明簡文意謂不得以卿禮葬子家。葛亮〈補說〉也曾引《禮記·喪大記》所載古禮為證，說明子家貴為上大夫，其

⁴⁴ 劉雲，〈上博七詞義五札〉（2009.03.14發表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04。

⁴⁵ 李詠健，〈《上博七·鄭子家喪》「毋敢排門而出」考〉（2011.04.15發表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453。

棺木理當八寸，今則斲薄其棺，使其葬具不如士人。⁴⁶ 在講究社會階級的春秋時期，無論是棺木材質或棺具規格，均可象徵死者的社會地位。削減子家葬具規格，使其「利木三寸」，等同將他廢為庶民。

再說「紼索以綦」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已經指出，此句應讀作「疏索以紼」，指用粗劣絨繩束棺，其意涵類似《墨子·節葬下》的「桐棺三寸，葛以紼之。」《禮記·喪服大記》：「君蓋用漆，三衽三束。大夫蓋用漆，二衽二束。士蓋不用漆，二衽二束。」當時貴族封棺衽束皆以牛皮為絨繩，如今子家封棺只能用粗劣絨繩，同樣也是表示將他廢為庶民的意思。

《荀子·禮論》：「刑餘罪人之喪，不得合族黨，獨屬妻子，棺槨三寸，衣衾三領，不得飾棺，不得晝行，凡緣而往埋之。」《荀子·禮論》這段文字，是在描述「刑餘罪人之喪」的規格，可據以對照《鄭子家喪》所述子家葬禮：簡文「利木三寸」，相當於「棺槨三寸」；簡文「疏索以紼」，類似「不得飾棺」；簡文「毋敢正門而出」，性質接近「不得晝行」；簡文「（毋敢）掩之城基」，也可以與「凡緣而往埋之」參照。上述措施在在反映，楚莊王欲藉由喪葬禮制的降等，將子家定位為「刑餘罪人」。

循著「刑餘罪人之喪」的理路往前思考，即知簡5「毋敢丁門而出」的「門」字，也應與當時卿大夫喪葬禮制密切相關。根據劉增貴的研究，中國古代的門戶設施，具有極為特殊的禮制意涵，往往代表層次分明的人群分界，可以清楚反映公私、尊卑、親疏、華夷等人群關係，政治象徵意味十分濃厚，因而政令宣示、刑罰示眾、人物旌顯、士人教育皆行於門，甚至棺木進出門戶的路線也有詳細規範，在各種門戶設施中，「正門最為尊重，是迎賓、行禮之處，側門旁戶，則為出入之便門，或供不重要的賓客出入。」⁴⁷

《左傳·昭公五年》：「葬鮮者自西門」，杜預《注》：「不以壽終為鮮，西門非魯朝正門。」郝士宏〈小記〉曾以這段文字為證，認為由側門出葬並非禮之常故，其說很有啟發性。簡文「毋敢丁門而出」，應指「（弑君逆賊子家的棺木）不得由正門運出」，所以要強調「毋敢正門而出」，係因正門最為尊重，具有崇

⁴⁶ 葛亮，〈《上博七·鄭子家喪》補說〉（2009.01.05發表，下文簡稱〈補說〉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16。此文又刊於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3（2010）：246-251。


⁴⁷ 劉增貴，〈門戶與中國古代社會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68.4（1997）：817-818、829-830、864-865。

林清源

高的禮制意涵，限制子家棺木不得由正門出城，即可藉此將之貶為庶民，甚至將之定位為「刑餘罪人」，給予蓋棺論定式的歷史評價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楚子退師，鄭人脩城，進復圍之，三月克之。入自皇門，至于逵路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。」鄭伯迎接楚師必於鄭城之正門，「皇門」應是鄭城之正門。簡文的「丁門」，很可能是指鄭國的「皇門」。

[5] 𢇛 (△8、△9)

甲本簡7云：「君王必進師以△8之，王焉還軍以△9之」，△8、△9原篆分別作下揭形體：




△8	甲本簡7	乙本簡7
		
△9	甲本簡7	乙本簡7
		

簡文△8、△9二字，陳佩芬〈釋文〉皆隸作「𢇛」，讀作「起」。復旦讀書會、陳偉、何有祖等人，雖都不約而同改隸為「𢇛」，但對於此字的通讀訓解，彼此主張又有歧異。復旦讀書會〈校讀〉疑讀為「應」或「膺」，訓作「迎擊」。陳偉〈初讀〉讀為「仍」，訓為「因」或「從」，簡文「以仍之」意即「聽從大夫的建議」。何有祖〈割記〉主張改訓為「及」。此後諸家皆同意隸為「𢇛」，但又陸續提出新的讀訓意見。陳偉〈通釋〉改訓為「往就」、「趨赴」，認為「以仍之」是「往就晉師」的意思。網友月有暈讀作「𢇛」，表示「打擊」之義。⁴⁸ 孟蓬生



⁴⁸ 網友月有暈的意見，詳〈校讀〉一文的跟帖（2010.01.04發表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584。

〈補證〉、〈續證〉贊同讀為「應」，並指出「膺」是主動出擊，而非被動應擊，簡文此處只能讀為「應」。⁴⁹ 楊澤生贊成訓作「迎擊」，但主張直接讀為「迎」。⁵⁰

謹按：本篇所見明確無疑的「起」字，於甲本皆从「巳」旁，於乙本皆从「己」旁，分別作下揭形體：

甲本	甲本簡3	甲本簡6
		
乙本	乙本簡3	乙本簡6
		

本篇簡3另有一個獨體的「乃」字作下揭形體：

甲本簡3	乙本簡3
	

兩相對照即可斷定，△8、△9二字應隸作「迈」。

△8、△9的詞義，由文意脈絡研判，顯然皆指「軍事攻擊行動」。「進師」與「以迈之」搭配成句，說明「迈」字應表「主動出擊」義。簡文「以迈之」，

⁴⁹ 孟蓬生，〈「迈」讀為「應」補證〉（2010.01.06發表，下文簡稱〈補證〉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8。孟蓬生，〈「迈」讀為「應」續證〉（2010.01.10發表，下文簡稱〈續證〉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44。

⁵⁰ 楊澤生，〈《上博七》補說〉（2009.01.14發表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56。

若理解為「聽從大夫的建議」，則與「軍事攻擊」義無關，應可剔除。若訓為「往就」、「趨赴」、「及」、「攻擊」等說，雖與「軍事攻擊」義有關，但聯結關係仍不明顯，可能性偏低。若讀為「應」或「迎」，訓作「應戰」或「迎戰」，均與「軍事攻擊」義密切相關，可備為一說，但這兩說法比較偏向被動防衛性質，仍嫌無法與簡文「進師」的主動出擊義搭配。

復旦讀書會讀為「膺」的說法，一直未能獲得後續學者的重視。但就現有諸說來評比，筆者還是首推此說。古音「迈」屬日紐蒸部，「膺」屬影紐蒸部，聲紐距離較遠，容易引起質疑。對此，王志平曾從通假、諧聲、聲訓、音理四個方面，證明泥、影二紐關係密切。⁵¹ 孟蓬生〈補證〉、〈續證〉贊成此說，並從諧聲、通假兩方面補充許多例子。因此，「迈」讀為「膺」，當可符合通假原理。

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」其中「膺」與「懲」對文，二者皆有主動進擊義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。周公兼夷狄，驅猛獸，而百姓寧。孔子成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詩云：『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則莫我敢承。』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」由孟子引《詩》的文意脈絡來看，「膺」、「懲」二詞主要用於申張公義的聖戰，其所施用的對象多為「無父無君」者，其貢獻則足以與「抑洪水」、「天下平」、「兼夷狄」、「驅猛獸」、「百姓寧」、「成春秋」、「亂臣賊子懼」等公義行為並列。

楚莊王此次興兵伐鄭，係以維護宗法禮制為名，其所欲懲治的弑君逆賊子家，正是典型的「無父無君」者。從維護宗法禮制的觀點考慮，無論是同意子家葬禮可「保其恭嚴」的鄭國，或是出兵「將救子家」的晉國，皆可視為縱容弑君逆賊的幫兇，理當一併嚴加懲戒。簡文所以選用「迈（膺）」字，反映《鄭子家喪》的作者是站在楚國立場發言，認同此次伐鄭之役是維護宗法禮制的聖戰。據此，可再進一步推估，《鄭子家喪》應是流傳於楚國的典籍，從楚國的立場敘述春秋歷史，而其作者最大可能就是楚國人。

三·楚莊王公元前597年伐鄭宣言解讀

公元前597年楚莊王伐鄭的動機，在傳世典籍中有兩段相關文獻可供參考。其一，根據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記載，當時領軍參與邲之戰的晉國上軍將隨武子，

⁵¹ 王志平，〈「罷」字的讀音及相關問題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7（2008）：396-398。

對於此事曾有一段精闢的評論：「楚軍討鄭，怒其貳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。……德立刑行，政成事時，典從禮順，若之何敵之。」。其二，《史記·鄭世家》記載鄭襄公八年時，「楚莊王以鄭與晉盟，來伐。」然而，《左傳》隨武子那段評論，反映的是當時晉國人解讀時事的觀點；《史記》司馬遷那段敘述，反映的是漢代人解讀春秋歷史的觀點。無論是隨武子或司馬遷，全都不是楚莊王本尊，無法充分代表楚莊王的觀點。

真正屬於楚莊王本身觀點的資料，目前僅見於《鄭子家喪》一文。這篇簡文保存楚莊王前後兩次公開談話的內容，以及楚莊王對鄭國處理子家葬禮之事的反應態度，為探求楚莊王此次興師伐鄭的動機，留下最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，值得大家給予高度重視。仔細琢磨《鄭子家喪》的內容，可以體會得知下列訊息：

- (1) 楚國「邊人來告」，通報「鄭子家亡」一事，並概略描述治喪籌備事宜，特別指出鄭子家葬禮「將保其恭嚴」。
- (2) 楚莊王獲報「鄭子家亡」的情資之後，隨即召開類似今日的國安會議，與楚國大夫共同研商應變措施。
- (3) 楚莊王在國安會議中，表示自己「日欲以告大夫」的事情，不可能是六年前「鄭子家殺其君」那件舊聞，而是「鄭子家殺其君，將保其恭嚴以歿入地」這件新聞。⁵²
- (4) 據《鄭子家喪》的記載，楚國此次所以興師伐鄭，其遠因是要聲討「鄭子家殺其君」的罪行，近因則是要阻止子家葬禮「將保其恭嚴」，這兩件事，其實都是鄭國內政問題，而楚莊王所以執意強行介入，據此篇簡文所述，係因子家悖禮弑君，原本罪該萬死，卻因鄭國縱容之故，得以逍遙法外，安享天年。鄭國包庇子家的行徑，形同破壞周朝宗法禮制的幫兇，天下諸侯皆得興師伐罪，況且楚國身為「諸侯正」，對於維護周朝宗法禮制，更是責無旁貸。
- (5) 自「鄭子家殺其君」六年以來，楚國對於此事始終默不作聲。楚國在得知「鄭子家亡」的訊息之後，突然表示要追究子家的弑君刑責，此時勢必得先說明過去數年所以保持緘默的原因。對此，楚莊王是用「以邦之慝」為由，藉口搪塞。

⁵² 簡文「日欲以告大夫」中的「日」字，不能理解為「往日」，應從陳偉〈通釋〉訓作「每日」，較能突顯楚莊王想要聲討子家的急切心情。

- (6) 楚莊王在伐鄭的誓師宣言中，先說：「天厚楚邦，使爲諸侯正。」接著又說：「如上帝鬼神以爲怒，吾將何以答？」簡文「天」與「上帝鬼神」前後呼應，這裡的「鬼神」主要應指周朝的先公先王。楚莊王在誓師宣言中強調，子家悖禮弑君，鄭國包庇弑君要犯，此皆「上帝鬼神」所不容的罪行。楚莊王所以強調「上帝鬼神」的旨意，應是希望藉以增加此次軍事行動的正當性。
- (7) 在楚國圍城的軍事威逼下，經由鄭襄公之弟子良居中斡旋，鄭國同意大幅度調降子家的葬禮規格，使其「利木三寸，疏索以紼，毋敢正門而出，掩之城基。」這些葬具規格與喪禮儀式，全都具有高度政治意涵，藉此不僅可將子家廢爲庶民，甚至已將他定位爲刑餘罪人。
- (8) 鄭國調降子家葬禮規格，使子家葬禮不再「保其恭嚴」，此舉已能妥善回應楚莊王伐鄭的誓師宣言，讓楚國入侵鄭國的正當性不復存在，因而楚莊王才會同意退兵解圍。

關於公元前597年楚莊王伐鄭的動機，若根據前引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、《史記·鄭世家》的詮釋，應是爲了「鄭與晉盟」的私怨而採取的報復手段；然而，若根據《鄭子家喪》的記載，則是爲了捍衛周朝宗法禮制而發動的聖戰。這兩種不同的詮釋觀點，乍看似乎南轅北轍，但若參照楚莊王伐陳之役，即可體會此二說其實是可以疏通的。

公元前598年楚國伐陳，當時楚莊王所揭舉的出師名義，同樣也是要討伐弑君逆賊夏徵舒，以維護周朝的宗法禮制。伐陳之役時，楚莊王爲了順利進入陳國，當時還特地發布公開聲明，強調此役只爲聲討弑君逆賊夏徵舒一人而已，呼籲陳國君民毋庸恐慌。陳國人信以爲真，放棄負隅頑抗的念頭，楚軍得以輕鬆入城。但在殺了夏徵舒之後，楚莊王突然宣布併吞陳國，將陳國改設爲楚國所屬的陳縣。由楚國併吞陳國的過程來看，此次楚莊王伐陳的真正動機，應如羅運環所言：「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與夏氏違背辰陵盟會精神有關，夏氏亂陳則是其表。」⁵³

根據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的記載，楚莊王宣布併吞陳國之後，曾舉辦規模盛大的慶功宴，諸侯縣公皆來慶賀，唯獨楚大夫申叔直言勸諫：「（此次伐陳）諸侯之從也，曰討有罪也。今縣陳，貪其富也。以討，召諸侯，而以貪歸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這段諫言，也見於《史記·陳杞世家》：「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，

⁵³ 羅運環，《楚國八百年》（武昌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185。

故徵兵諸侯，以義伐之，已而取之，以利其地，則後何以令於天下！」標榜誠信治國的楚莊王，認同申叔的看法，毅然決然放棄併吞陳國的念頭，同意讓陳國重新復國，表現出春秋霸主的恢宏氣度，贏得並世諸侯的敬重。孔子讀史記，至楚莊王復陳之事，也曾給予高度肯定，讚嘆說：「賢哉楚莊王！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。」⁵⁴ 公元前597年楚國伐鄭，在鄭國宣布將薄葬子家之後，楚莊王即同意退兵解圍，無非也是想藉此建立春秋霸主的政治威信。

鄭國身處晉、楚二強之間，政治態度左右搖擺不定，時而親晉，時而親楚。對於立志晉身春秋霸主的楚莊王而言，鄭國叛服無常的政治態度，無異是對其春秋霸主威信的嚴重挑戰，早已恨之入骨。但因春秋戰爭講究師出有名，楚莊王只好耐心等待適當時機。就在伐陳之役隔年，大夫子家亡故，鄭國依其在世爵位，援例為其安排卿大夫規格的葬禮。但因子家曾經參與謀刺鄭靈公，背負弑君逆賊的罪名，鄭國對於子家葬禮的安排，已明顯違背周朝宗法禮制精神。聰明睿智的楚莊王，逮到此一稍縱即逝的大好機會，不待鄭國辯解，立即決定複製公元前598年伐陳之役的成功經驗，再度高舉聲討弑君逆賊的公義旗幟，主動出師伐鄭。楚莊王在伐鄭的誓師宣言中，儼然以周朝宗法禮制的捍衛者自居，此舉既可博得維護公義的美名，又可趁機教訓叛服無常的鄭國，更可藉以鞏固楚國「諸侯正」的權威形象，進而贏得春秋霸主的實質政治利益。

綜上所述，《鄭子家喪》所載楚莊王伐鄭的理由，大概只是檯面上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，真正動機應是《左傳》隨武子所說的「怒其貳」，也就是《史記》司馬遷所說的「以鄭與晉盟來伐」。《鄭子家喪》所載公元前597年楚莊王伐鄭動機，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等傳世典籍所作的詮釋，其實並未發生嚴重矛盾。

四·《鄭子家喪》文本屬性商榷

《鄭子家喪》甫公布不久，葛亮隨即發表〈補說〉一文，針對此篇簡文所述內容及其資料來源等問題，提出一項重要主張：《鄭子家喪》其實是「雜糅而成的故事」，係由多個不同的歷史事件「移花接木」而成。茲將葛亮〈補說〉所述主要觀點摘錄如下：

（1）據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記載，鄭人是為了「討幽公之亂」而主動「斲子

⁵⁴ 孔子的評語，詳見《史記·陳杞世家》，以及《史記正義》引《孔子家語》。

家之棺」。《鄭子家喪》則是將之改編成鄭人受楚軍所逼才這麼做，藉以增加楚王伐鄭的正義性。

- (2) 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所載「楚子伐鄭」之事，應由前一年「楚子伐鄭。晉士會救鄭，逐楚師于潁北。」而來，跟「鄭子家卒」之事沒有關係，但因這兩件事發生時間很接近，《鄭子家喪》的作者可能是將邲之戰與之合而為一了。
- (3) 《鄭子家喪》的作者所以改編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「楚子伐鄭」的史實，是為楚莊王沒有在鄭子家弑君當年就發兵討鄭尋找理由，從而將起師伐鄭跟「鄭子家卒」直接聯繫起來，站在楚國的立場來美化這次戰爭。
- (4) 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所載「楚子圍鄭」之事，應與宣公十一年「鄭既受盟於辰陵，又徼事於晉」之事有關，簡文將「鄭子家卒」作為此次「楚子圍鄭」的起因，是《鄭子家喪》的作者將兩者嫁接在一起的結果。
- (5) 《鄭子家喪》所述楚莊王伐鄭的起因及其性質，均與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所載楚子伐陳之役近同，此次伐陳又正好發生在「鄭子家亡」與「邲之戰」之間，因而《鄭子家喪》中楚莊王因鄭子家弑君而伐鄭的故事，其實是因夏徵舒弑君而伐陳之事的翻版。

上引葛亮之說，李天虹認為基本可以成立，並再補充如下幾項觀點：

- (6) 楚莊王此次圍鄭發生在魯宣公十二年，上距子家之喪已經一年有餘，子家似乎不太可能死後一年多才下葬，因此竹書把子家之喪做為楚圍鄭的導火線，楚以薄葬子家做為停戰條件，好像都不合情理。
- (7) 如果說楚確有以子家之喪為導火線的戰爭，那麼它應該是魯宣公十一年的伐鄭，而不應該是魯宣公十二年的圍鄭。
- (8) 我們懷疑竹書的說法，可能存在一定社會基礎，恐怕不是完全由作者個人造作出來的，它也許本來就是在楚國流傳的有關晉、楚兩棠之戰的一個版本。⁵⁵

前述葛亮、李天虹所提的各項觀點，皆觸及《鄭子家喪》文本屬性問題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，值得逐一詳細檢視。

首先，檢討第(1)項觀點。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云：「鄭子家卒，鄭人討幽

⁵⁵ 李天虹，〈竹書《鄭子家喪》所涉歷史事件綜析〉，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一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），頁191-192。

公之亂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」由《左傳》這段記載推敲可知，鄭人所以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」，應是爲了「討幽公之亂」，但此舉究竟是鄭人主動爲之，還是被楚國逼迫而做，無法直接由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原文看出。但據《左傳·宣公四年》記載，子家謀弑鄭靈公發生於公元前605年，距離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，至少已有六至八年之久（詳下文）。假如鄭人有意主動「討幽公之亂」，理當在子家生前就予以制裁，且最佳時機宜在子家弑君之初，或在鄭襄公繼位之初。按照一般情理推想，鄭人實在沒有必要耐心苦候多年，直到子家壽終正寢之後，才大張旗鼓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」。子家犯下弑君之罪，依舊得以安享天年，此一跡象顯示，子家政治地位穩固，鄭人無心主動「討幽公之亂」。《鄭子家喪》所載鄭人薄葬子家的歷史背景，雖與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記載不合，但不可據此論定必是《鄭子家喪》作者刻意改編史事，藉以增加楚王伐鄭的正當性。

其次，檢討第（5）項觀點。由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等傳世典籍記載可知，楚莊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霸主，城府甚深，尤其擅長運用政治謀略，高舉公理正義的旗幟，掩護侵略擴權的行爲。公元前606年，楚莊王先以討伐陸渾之戎爲由出兵，隨即調轉軍隊，觀兵周疆，問鼎周室，威懾諸侯，而後麾師伐鄭，問鄭國背楚從晉之罪，此即是極其明顯的事例。公元前598年楚莊王出兵攻陳，表面上宣稱是要討伐弑君逆賊夏徵舒，但在處決夏徵舒之後，即宣布將陳國納爲楚縣，又是另一樁明顯的例證。基於前述對楚莊王政治謀略的認識，筆者認爲《鄭子家喪》所述楚莊王圍鄭之役，其過程所以會與伐陳之役類似，未必是《鄭子家喪》作者刻意移花接木的結果，更有可能是楚莊王自己想要複製「因夏徵舒弑君而伐陳」的成功經驗。

又次，檢討第（2）～（4）項與第（6）～（7）項觀點。根據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記載，楚莊王此次圍鄭是在魯宣公「十二年春」，而晉、楚大戰於邲則是在「十二年夏」。又根據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記載，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應在魯宣公十年冬，與魯宣公十二年「楚子圍鄭」的時間相比，足足早了一年多。依據一般情理推想，楚莊王若要以追究子家弑君刑責爲由出兵伐鄭，不太可能拖延至子家卒後一年多才開始行動。有鑑於此，魯宣公十二年楚莊王所以伐鄭，是否真如《鄭子家喪》所述與「鄭子家卒」有關，難免會引起學者質疑。

要調合前述時間矛盾問題，可有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向：其一、假設「鄭子家卒」應與魯宣公十一年「伐鄭」之事有關，而與魯宣公十二年「圍鄭」之事無關，《鄭子家喪》作者卻將這兩件事混爲一談了；其二、假設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所載

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有誤，實際時間則應往後推遲一些時候。葛亮、李天虹皆主張第一種假設，筆者認為第二種假設也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。

《鄭子家喪》簡1云：「鄭子家亡，邊人來告。」邊人來告的消息，應是當時最新情資，不可能是數年前的舊聞。⁵⁶ 楚莊王若要以子家僭禮厚葬為由伐鄭，按理得趕在子家下葬之前出兵，一旦錯過這個時間點，就會失去宣示意義。先秦時期遺體保存技術尚未成熟，一般人從亡故到入葬的時間，不太可能拖延數個月之久，所以從「鄭子家卒」到楚國「起師」的時間，估計不會超過三個月。楚國「起師」的時間點，對照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的記載，應可確定是在魯宣公「十二年春」（公元前597年）。倘若《鄭子家喪》所述歷史事件為真，則由楚莊王「起師」時間往前逆推，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只能定在魯宣公十二年春或稍早一些時候。

最後，檢討第（8）項觀點。仔細揣摩前述第一種假設，即可體會此說背後似乎潛藏一項重要命題：傳世典籍所載內容基本上正確可信，凡是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內容不合者，大多是出土文獻作者蓄意「翻版」、「改編」、「造作」、「嫁接」、「雜揉」而成的產物。這項命題，固然有其一定的理據，也符合學界一般認識，但不宜太過偏執，視之為無可動搖的鐵律。

姑以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為例，無論假設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所載「鄭子家卒」時間有誤，或是假設《鄭子家喪》作者將魯宣公十一年「伐鄭」之事與十二年「圍鄭」之事混為一談，平心而論，這兩種假設皆有不足之處，因為它們都缺乏相關的佐證資料，究竟孰是孰非，目前尚難確切斷定。有鑑於此，對於《鄭子家喪》所述內容，可否斷然判定為「雜揉而成的故事」，其實仍有重新思考的空間。

《鄭子家喪》全文所述的歷史事件，在《左傳》中大多都有相關記載，彼此應可相互驗證。為了便於對照，茲將《左傳》與《鄭子家喪》相關內容彙整表列如下：

⁵⁶ 《左傳》屢見「來告」一詞，所通報者多屬緊急突發事件，例如：隱公四年「衛人來告亂」、桓公十七年「齊人侵魯疆，疆吏來告」、僖公五年「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」、僖公八年「王人來告喪」等等。

《左傳》宣公十至十二年		《鄭子家喪》甲本	
年份	內容	簡號	內容
十	鄭子家卒。	1	鄭子家亡，邊人來告。
十	鄭人討幽公之亂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	3-5	鄭人請其故，王命答之曰：「鄭子家顛覆天下之禮，弗畏鬼神之不祥，戕賊其君。我將必使子家毋以成名位於上，而滅嚴於下。鄭人命以子良爲執命，使子家利木三寸，疏索以紼，毋敢正門而出，掩之城基。」
十二	鄭既受盟于辰陵，又微事于晉。十二年春，楚子圍鄭，旬有七日。	1-3	莊王就大夫而與之言曰：「鄭子家殺其君，不穀日欲以告大夫，以邦之慚（？），以及於今。天厚楚邦，使爲諸侯正。今鄭子家殺其君，將保其恭嚴，以歿入地，如上帝鬼神以爲怒，吾將何以答？雖邦之慚（？），將必爲師。」乃起師。
十二	楚子退師，鄭人脩城。		
十二	進復圍之，三月，克之。	3	圍鄭三月。
十二	入自皇門，至于達路。鄭伯肉袒牽羊以逆，……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，庸可幾乎！」		
十二	退三十里，而許之平。	6	王許之。
十二	潘尫入盟，子良出質。		
十二	夏六月，晉師救鄭。……及河，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欲還。……師遂濟。	6	師未還，晉人涉，將救鄭。

十二	楚子北師次於郟。……聞晉師既濟，王欲還。	6	王將還。
十二	嬖人伍參欲戰，……及昏，楚師軍於郟。	6-7	大夫皆進曰：「君王之起此師，以子家之故。今晉人將救子家，君王必進師以膺之。」王焉還軍以膺之。
十二	丙辰，楚重至於郟。……祀于河作先君宮，告成事而還。	7	與之戰於兩棠，大敗晉師焉。

由上文所列文獻內容對照表可知，《左傳》與《鄭子家喪》所述各項歷史事件，除了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尚待考證之外，其餘事件的歷史背景基本一致。此一現象反映，《鄭子家喪》所述內容應有所本，並非全然出自作者個人嚮壁虛造。《鄭子家喪》是戰國中晚期的抄本，而其所據底本的撰著年代應當在更早一些時候，很有可能已與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的成書年代相去不遠。李天虹推測《鄭子家喪》「也許本來就是在楚國流傳的有關晉、楚兩棠之戰的一個版本」，此說確實有其一定理據。我們甚至可以倒過來假設，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之類的傳世典籍，也有可能是參酌著作年代較早的簡帛文獻編纂而成。如果前述假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我們就不宜偏信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之類的傳世典籍，而輕易判定《鄭子家喪》內容多為作者蓄意「翻版」、「改編」、「造作」、「嫁接」、「雜揉」而成的產物。

五・結語

本文先針對《鄭子家喪》釋文提出五點補充意見，而後再針對《鄭子家喪》與傳世典籍記載不一致之處提出兩點說明，茲將筆者主要心得摘錄如下：

- (1) 甲本簡2「將保其憊△1」的△1，目前有釋為「炎」、「光」二說。「光」字下半所从跽跪人形，其頂端皆作V形分叉。△1下半未見V形分叉，不能釋作「光」，只能釋作「炎」。簡文「憊炎」，應讀作「恭嚴」，訓作「莊嚴肅穆」，此指葬禮之規格及其氛圍。

- (2) 甲本簡2「以殳入地」的「殳」字，乙本簡2誤寫作「及」。此處「殳」應讀作「歿」或「歿」，訓作「壽終」。簡文「以殳入地」，意思是「得以善終」，此指死刑犯得以安享天年，未遭受法律制裁。
- (3) 甲本簡5「鄭人命以子良爲執命」句，「執命」二字應連讀成詞，詞語結構與「執事」類似，而其身分則與後世的「欽差大臣」相近，全句意思是「鄭國請求以子良爲執命大臣」。
- (4) 甲本簡5「毋敢△7門而出」的△7，應釋爲「丁」，此處「丁門」疑指鄭國的「皇門」。簡文「毋敢丁門而出」，指鄭子家爲刑餘罪人，其棺木不得從鄭國皇門運出。
- (5) 甲本簡7「君王必進師以刃之，王焉還軍以刃之」的「刃」字，疑應讀爲「膺」，表主動出擊之義。典籍所見「膺」字，其所進擊的對象多爲無父無君之人。簡文選用「刃（膺）」字，應可反映楚人看待郢之戰的觀點。
- (6) 根據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記載的時間順序，「子良出質」一事應是在楚軍「退三十里而許之平」之後，晚於「鄭人命以子良爲執命」。據此推估，子良出質於楚的時間，大概是子良在擔任執命大臣，成功化解魯宣公十二年「楚子圍鄭」一事之後，又因楚莊王的要求而出質於楚。
- (7) 根據《左傳》的記載，「鄭子家卒」是在魯宣公十年冬，比魯宣公十二年「楚子圍鄭」的時間足足早了一年多。學者大多認爲《鄭子家喪》作者將魯宣公十一年「伐鄭」之事，與魯宣公十二年「圍鄭」之事混爲一談。對此，筆者提出另一種想法，認爲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所載「鄭子家卒」時間可能有誤，並進一步推估其卒年時間大概是在魯宣公十二年春或稍早一些時候。
- (8) 公元前597年楚莊王伐鄭的動機，若根據《鄭子家喪》楚莊王自己的陳述，應是爲了捍衛周朝宗法禮制傳統而戰。但若參照楚莊王伐陳之役的政治操作手段，即知其真正動機應是《左傳》隨武子所說的「怒其貳」，也就是《史記》司馬遷所說的「以鄭與晉盟來伐」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觀點，其實是因敘述者政治立場差異所致，《鄭子家喪》明顯代表楚國的立場，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則是反映中原國家的立場。
- (9) 《鄭子家喪》所述內容，除了「鄭子家卒」的時間尙待查考之外，其餘事項皆與《左傳》契合無間，此一現象反映，《鄭子家喪》的內容應有所本，它可能「本來就是在楚國流傳的有關晉、楚兩棠之戰的一個版本」，

林清源

不是作者憑空杜撰，或是蓄意雜揉多個故事而成的產物。

- (10) 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之類的傳世史籍，所載史事內容通常前有所承，大多是參酌著作年代較早的簡帛文獻編纂而成，所以傳世史籍與出土簡帛文獻往往可以相互參證。但先秦簡帛文獻傳承系統多端，所載內容可能因敘述者之身分而異，也有可能因傳述者之師承有別，還可能因抄錄者之學養而訛，未必得以全然一致。若傳世史籍與出土簡帛文獻所載內容有所出入，此種情況較有可能反映彼此傳承系統不同，此時應就個案情況分別詳加考證，不宜預設立場，偏信或偏廢其中任何一類資料。

2010年3月初稿

2011年4月修訂